夫君逼女儿与狗争食，我改嫁佞臣他悔哭了

白月光被抄家，夫君逼我和女儿一起绝食。

饿了三天三夜，孩子吃尽了树皮和黄土，疼得满地打滚。

我磕破了头，求夫君送些米汤，却被他劈头盖脸质问一通。

“全家绝食才有诚意，否则如何打动圣上？”

“婠婠的命，不比你们母女的口腹之欲更重要？”

孩子奄奄一息，被迫从白月光的爱犬嘴中抢食，伤得不成人形。

我扔下一纸和离书，不知所踪。

一月后，自诩清流的夫君，忽然一夜白头，长跪在佞臣家宅门口。

他背着鲜血淋漓的荆条，高高捧起我们母女最爱的甜食。

“夫人，你们……当真不要我了？”

1.

三日不见荤腥，女儿饿得百爪挠心，瞒着我吞下数十口黄土。

她腹部撑得极大，疼得不停拿头撞墙。

我抱着鲜血淋漓的女儿，长跪在顾斯寒门前，重重磕着头。

“夫君，求你开恩！”

“昭儿误食了黄土，若不及时诊治，填补些食物，明日便会气绝而亡！”

不知道磕了多久的头。

顾斯寒才推门出来，见到满地的鲜血，和我血肉模糊的额头，还是一愣。

他眉眼一紧，不悦地大袖一挥。

“你们母女合伙演戏？”

“婠婠被抄家，除她以外，全家进了水牢，若是此时断了绝食的志气，该如何保下他们？”

“我宁可被万箭穿心，也不愿见她落一滴伤心泪。”

正要继续磕头求情，房中慢悠悠走出个俏丽的人影。

苏婠婠身着一袭解带的睡袍，体态圆润，身后跟着的是她最爱的大肥狗。

我与女儿饿得饥肠辘辘，恶犬却在家中吃香喝辣，养尊处优。

她提着一盒肉松糕，娇声劝慰道。

“阿寒，我不愿让你为难。”

“我终究只是外人，自然是比不过你的妻女。”

“你千辛万苦将我从水牢中救出，我却不愿苟活……来，昭儿，吃了吧。”

顾斯寒心疼地拽住她的手，一把将她拥入怀。

“万万不可。”

“她们只不过是被冷落了，故意来演戏博我同情！”

苏婠婠一反常态，决绝推开他的手，佯装拿出糕点递给我。

忽然手一抖，砰地掉在地上的泥坑里。

女儿闻到香气，艰难睁眼，凭本能地爬向糕点。

那条肥狗扭着身子，似是看懂了颜色，猛地朝女儿扑咬。

我尖叫着阻止。

“昭儿，快躲开！”

一向胆小的女儿，被犬牙咬住了头皮，却死死抓着肉松糕不放，疼得大哭。

“阿娘，你快吃。”

顾斯寒连忙抽出长剑。

他正想劈向恶犬，撞到苏婠婠的目光，忽然又放回了剑鞘，焦急挥手驱赶。

“大白，快松口！”

正是这番犹豫，女儿额前的一块头皮，竟被狗嘴活生生剥了下来。

她惨叫一声，满头鲜血，疼得昏厥。

枯瘦的手还紧握着糕点。

我尖叫着冲上前，发狂似的徒手驱赶大快朵颐的恶犬。

手上袭来剧痛，又被它撕去一块肉，而它也抵不过我的蛮力，被扼住喉咙，奄奄一息。

紧接着，我失了最后一丝力气，额头浸满冷汗，抬眼朝顾斯寒求救。

苏婠婠哭着抱起狗儿，也眼泪汪汪地盯着顾斯寒。

救人，还是救狗？

他的目光游移不定。

最后，他叹了口气，眼眸一凛。

“宣家医。”

“先照看苏姑娘的爱犬。”

2.

家医救完狗赶来的时候。

女儿疼得吐了好几次黄水，沙石混着腹部的鲜血一口口地呕出来。

每呕一次，她就疼得五脏俱碎。

她额头破了相，鲜血凝成了满头的污垢。

本是被礼仪嬷嬷盛赞才貌无双的孩子，活像话本里的赤脚恶鬼。

府中人人都知顾斯寒不喜我们母女。

因此药方也是最差的。

即使服了药，却也不一定能熬过两夜。

我脑袋被伤得晕乎沉重，刚煲好药送来，就见到门外熟悉的身影。

顾斯寒眼底闪过一丝歉疚。

“昭儿如何了？”

我沉默不语，推开房门，将药搁置桌上放凉。

或许是第一次被我冷落。

顾斯寒有些不习惯，语气也忽然转折下来。

“婠婠只剩下大白了，她的家人都还在牢狱中。”

“你一向温柔体贴，难道这次就非要我顺了你的心意，杀掉婠婠唯一的寄托么？”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我不追究你们母女的失态，去向大白道歉就好。”

女儿生死未卜。

他反倒要求我们和狗道歉？

我心中刺疼得将近麻木，笑得瘆人。

“顾斯寒，你荒唐。”

“当年你向我爹提亲，说你要报入京赶考的盘缠之恩，实则是苏婠婠悔婚，想去攀高枝未果，你退而求其次来寻我！”

“这五年，我尽心尽力辅佐，替你广通人脉，登上了三品言官的位置，结果却成了让你取悦苏家的橄榄枝。”

“你究竟是为了报恩，还是看中了我家财万贯？”

顾斯寒僵在原地，良久才回过神，强忍着怒气说道。

“住口！”

“我一介清流，求你帮我打点了？”

清流？

他那身红袍，是我父亲散尽家财，上供价值万两的极品香茗换来的。

是我日夜筹谋，纵横于贵女的茶宴间，用耳旁风，哄来了她们夫君对顾斯寒的青睐有加。

我心头无尽的苦楚，夹杂着悔恨。

倘若没助他青云直上，就算他想绝食，天子根本不会将这芝麻官放在眼里。

我决绝扭过头去，不愿再理会。

顾斯寒气得打翻了中药。

“是昭儿要犬口夺食，惹了是非。”

“是你个商户女教子无方，妇德有亏，凭什么怨在我身上？”

“若是真吃了黄土，这点口腹之欲都忍不了，不配做我清流之辈的女儿！”

他大步走了，连女儿的脸都没看一眼。

我擦掉眼泪，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绑在信鸽的腿上。

不出半个时辰，信鸽飞了回来，腿上还包了一袋精致的中药和炙肉。

我连忙炖好中药和肉，送到女儿跟前。

她微微眯着眼，配合我灌下了汤药，小嘴巴细细咀嚼着肉。

“阿娘，是坐在墙上的坏叔叔给我们带来的吗？”

“我喜欢叔叔，不想要阿爹了。”

我含泪点头。

“不要了。”

“再等四日，叔叔就会来救我们。”

3.

一连三日，顾斯寒寸步不离苏婠婠和狗。

名贵的糕点和酥食，一盘盘地往里端，一口口地喂下去。

似乎早就忘了，西厢偏房里，我和女儿没得到他的半粒米，更没有续上一包药。

好在有信鸽飞回。

我和女儿还有口粮，不至于饿死。

可第四日一早，本该半夜飞回的信鸽却迟迟不见踪影。

再开门寻去，只见地上滩着一团血迹，信鸽被利箭射中，死得僵硬了。

不远处，是顾斯寒正带着苏婠婠一行人赶来。

他脸色阴鸷，嫌恶地质问。

“你们怎么就管不住嘴？”

“圣上已经动容，要是被外边的人知道了，不仅要笑话我顾家，婠婠全家更是保不住了！”

苏婠婠泣涕涟涟，梨花带雨地附和。

“月离姐姐，我知道你恨透了我，巴不得我全家死光。”

“可斯寒饿了七天六夜，若不是靠着一点保命丹，早就没命了。”

“你和女儿可曾心疼过他？”

我皱着眉头，冷笑一声。

“对，我是吃了。”

“我多次讨要和离书，你始终置若罔闻。”

“只要我们不算你的家眷，自然就免责了，现在写下和离书，还不算晚。”

顾斯寒脸色阴鸷。

“江月离，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

“若是和离了，不出三日，你就会腆着脸回来找我，又哭又闹。”

“你这歹毒的心肠，婠婠舍不得治，便让我来治！”

“行家法，剜掉她的腿肉，炖给昭儿吃。”

“看你们还敢不敢嘴馋！”

刀子搅在我的腿上，使劲一拧。

那白花花的肉硬生生被卸下一块，瞬间血流如注。

我疼得蜷缩成一团血肉。

迷迷糊糊的视线里，女儿站在角落，惊恐地目睹着这一切。

很快，一碗滚烫的人肉汤端在她的嘴边。

管事嬷嬷看着顾斯寒的眼色，厉声道。

“小姐，吃了吧。”

“吃下去母亲的肉，你就不会再嘴馋，吃别的东西了。”

女儿挣扎着大哭，撕心裂肺地问我。

“阿娘，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啊？”

“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们？”

我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哀求着。

“她还这么小。”

“若是吃下生母的肉，她定会疯了……”

可无论我磕了多少个头。

他们视而不见，反而要加重了力气，将那煮熟的人肉狠狠塞进女儿嘴里。

女儿流泪反呕，始终不肯吃下。

她的嘴巴被筷子扎出了鲜血，疼得几近晕厥。

身子积疾本就虚弱，一番折腾下来也失了力气，奄奄一息。

我拖着残腿，护在女儿身前。

管家的木板朝我重重打来，寸寸刺痛渗进我的皮肉，直至骨骼。

我疼得再也叫唤不出来。

只想一头撞墙去死时，门外忽然传来骚动。

信使驾马赶到门口。

“天子有旨，花鸟使进谏，可以赦免了苏家一家人的死罪。”

“还要赦免……”

他话还没说完。

苏婠婠便喜极而泣，扑进顾斯寒的怀中。

顾斯寒紧紧搂着她，多了两分怀疑的神色。

“这花鸟使是出名的佞臣，我不曾见过，为何要帮我脱困？”

两人亲昵了许久。

直至顾斯寒才察觉失态，慌忙跪地接旨。

“还有何事需赦免？”

信使继续说道。

“赦免江月离，还她自由身。”

顾斯寒脸上的笑凝固住了。

他连君臣礼节也不讲了，踉跄几步，夺过圣旨。

他不敢置信地扫过那白纸黑字，喉结滚动一下，说道。

“信使，怕是天子弄错了。”

“我家夫人爱我如命，离开我就活不下去，放她回娘家，她一定会寻死觅活……”

我揉掉眼角的泪，背起女儿。

“谢主隆恩。”

“我即刻收捡行李，携女离家。”

顾斯寒脸色愈发惨白，慌得红了眼圈。

“你嫁给我五年，现在被剥了主母身份回去，还有谁会要你？”

门外急急走来一个高大的蟒袍男人。

“我要。”

（卡点付费）

4.

“你是谁？”

顾斯寒拧紧眉头。

信使朝着男人恭恭敬敬行了个礼，睥睨着顾苏二人说道。

“这位是花鸟使傅砚深。”

“天子座前的大红人，也是进谏赦免苏家的恩人。”

“没有他，可就没有苏家今天的好日子，顾大人也要饿得气绝。”

苏婠婠有意抽开了顾斯寒的手。

她娇弱行了个礼，含情脉脉地说道。

“多谢傅大人。”

“不知大人为何要蹚这趟浑水，助我苏家脱困？”

傅砚深默不作声，刻意将她晾在一旁。

顾斯寒面色尴尬，显然不知道说什么。

他朝着苏婠婠望去，却只见到她满眼都是傅砚深，正在反复打量揣摩。

于是立刻自尊心作祟。

他冷笑一声。

“若是我刚刚没听错，傅大人是要夺我妻女？”

“你虽身居高位，但强抢臣妇，和奸邪的曹孟德又有什么区别？”

傅砚深冷冷回敬道。

“你搞清楚。”

“是你趁我不在，抢了我的月离。”

“我没找陛下治你的罪，已是开恩。”

顾斯寒这才想起来，眼前的傅砚深本是我的竹马。

奈何他无心科举，一心经商，不能入我爹的眼。

直到我爹要将我许给中榜的顾斯寒，他仍在西域谈洽丝绸生意，没能赶回阻止。

匆忙归家后，我早已嫁做人妇。

至于女儿口中的“坏叔叔”。

由头是他一路追到京城，替天子打通了西域的商路，被封做花鸟使。

又恨我好高骛远，日日斜倚在墙上笑我。

“怎么，你夫君还忙着和苏婉婉纠缠，半年都不曾来看你们母女？”

“要不你就悔了吧，你不是爱功名不爱利禄么？”

“我也能打进仕途，助你成为京城第一贵女。”

主母的身份压得我循规蹈矩。

今日，我也不想忍了，恨不得放火烧了满院恶鬼。

傅砚深卸了扳指，疼惜地抱起女儿。

他小心翼翼地用缝满金线的袖子，替她擦干净血迹。

女儿难受地睁开眼，脸上好歹有些笑颜。

“坏叔叔，你来了。”

傅砚深温柔点头。

“从边关赶过来，花了一些时辰，害得你们受苦了。”

“在外面就别叫坏叔叔了。”

“省得待会有人又要用点芝麻大的权力，治你们母女。”

话里的暗讽，刺得顾斯寒的脸一阵涨红。

顾斯寒最好体面，被驳掉的面子自然也要争回去。

“原来你就是傅砚深。”

“你就算抢得走人，也抢不走那颗心。”

“我是昭儿的生父，是月离共处五年的夫君，你倒是问问她们，到底愿不愿意跟你走？”

他志在必得。

好像勾一勾手指头，我和女儿就会连滚带爬赶来。

毕竟从前，我们母女哪次不是做好满桌热菜，在堂屋张望着等他下朝回来？

即使他次次都被苏家拦住，要么说是苏婠婠染了风寒，要么是大白狗吃不下饭了。

就连女儿生辰，都在顾斯寒陪苏婠婠和狗。

我们都没有半句怨言。

可这次，女儿却果断开口。

“叔叔，带我和妈妈走吧。”

“对我和阿娘好的才是爹，他不算。”

5.

顾斯寒僵在原地。

直到目送着我和昭儿上马车后，才回过神来。

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扯住马的缰绳，掀开帘子说道。

“月离，你别怕。”

“有什么苦楚只管跟我说，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愿意。”

“昭儿年幼，一时半会被傅砚深迷了心智，但你不同，你当时选我，没选他，说明你根本就不爱他。”

可我疲惫得不行。

所有的话到脑子里，都成了一团浆糊。

见我默不作声，顾斯寒脸上满是欣慰的神色。

“你一定是被逼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没事，别怕，你带着昭儿下来，谅他也不敢怎么样。”

傅砚深扬起折扇，狠狠抽打拽着车帘的手。

“滚。”

“立刻。”

顾斯寒吃痛“嘶”了一声，发狠笑了一下。

“傅砚深，你仗着自己是花鸟使，就肆意妄为？”

“一介商人，讨好圣上，是为佞臣，真当我不敢去敲登闻鼓，告你强取豪夺？”

傅砚深挑眉，嘴角勾起玩味的笑。

“告啊。”

“怕是还没等你去告，天子就给我赐婚了。”

“你的手再脏了我的车帘，我就立刻削下来喂狗！”

他玄色蟒袍下摆的金线云雷纹忽明忽暗，恰似蛰伏在锦绣中的凶兽睁开了眼。

顾斯寒仍是不放。

他紧紧盯着我和昭儿，目光一刻都不曾挪开。

还想说下去时，苏婠婠挽好发髻，走上前，轻轻扯住他的袖子。

“斯寒，我家人还等着去接。”

“你说过，当初你提出求娶是为了和我赌气，婚后巴不得永远都看不到江月离。”

“现在百般挽留，难道是在骗我？”

说到这里。

顾斯寒才缓缓垂下手，温柔地对她说。

“当然不是。”

“只是变故来得有些快，我一时没能接受。”

他目光再次冷冽起来。

“江月离，你高兴了吧？”

“我才明白，你在玩欲擒故纵这套，就是想看我狼狈挽留你的样子。”

“很可惜，我不奉陪。”

“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找我复合。”

此刻，我脑袋清醒了一些，才明白他嘟囔半天，是在演自己的内心戏。

于是厌恶地皱眉说道。

“滚远点。”

“看着你就倒胃口。”

顾斯寒紧缩下颌，似笑非笑地说。

“好啊，那你就换个胃口。”

“反正没了你，我就可以天天陪着婠婠了。”

“你最好别妒忌得发狂。”

他挽着苏婠婠，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马车也在缓缓驶向傅宅。

我心稍稍安了一些。

终能背道而驰。

从此死生不复相见。

6.

傅砚深熬了许多西域的奇药。

煲好了，就先自己试一试，看看药性如何。

因此，我和昭儿恢复得很快，腿上的肉也长了好些。

可他却病倒了，手上还有密密麻麻的烫伤水泡，全都是熬药时伤的。

这五年，从来都只有我给顾斯寒熬药的份，生了病也不曾等他来照看一次。

家医来了，也不会给一点好的草药。

甚至有时收了苏家的银子，刻意开了药性相反的方子。

若不是墙头上时常冒出个傅砚深。

我早就不知死多少回了。

我端着药，走到他的病榻前。

他烧得糊涂，凹下的锁骨处浮着层薄汗，药雾蒸得眼尾潮红。

倒有几分可怜的模样。

我叹了口气，刚想舀好一勺药要喂他。

他却艰难抬眼，按住了我的手，摇了摇头。

“从前你总围着一个男人，现在不一样了，不必再伺候谁。”

“我没求天子赐婚，而是许你自由身，不愿你再被四方院墙困住。”

我勉强地笑了笑。

心中不免还是有些心酸。

傅砚深眉眼黯淡。

“你会如他所说，嫉妒苏婠婠吗？”

我摇摇头。

“当然不会。”

傅砚深接过药碗，一口闷了下去。

“我好像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心意。”

“就像从前，我很自满，一直以为你喜欢的人是我，不会嫁给别人。”

“结果，你还是选了他。”

我紧咬下唇，强压下心酸说道。

“当时我爹哄我说，你在西域出事，死了。”

“你娘亲出去摆摊，被官府欺压，进了诏狱，我心急如焚，却找不到一个能撑腰的人。”

“在权力面前，利禄算得了什么。”

“所以，我答应了顾斯寒的求娶，他利用我的钱，我利用他的功名，护你娘周全。”

傅砚深眼圈一红。

“她还是没能挺过去。”

“所以也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嫁给别人的原因。”

“所以，你还喜欢我吗？”

我愣了许久。

毕竟经历过婚姻大事。

那些不被善待的日子，需要看眼色行事的日子，磨灭了我对爱的希冀。

活着就不错了。

还谈什么爱呢？

可心里终究有些不甘心，至于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两人静默一阵，女儿探头探脑走了进来。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阿娘，你为什么老念这句啊？”

我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昭儿，你……”

傅砚深笑得得意。

“嗯？”

“看来是不喜欢啊，非常非常不喜欢。”

“昭儿，怎么办啊？”

女儿撇撇嘴，抱住我的大腿，眨眨眼睛。

“阿娘，坏叔叔是不是特别厉害的人。”

“如果他是特别厉害的人，能不能帮我们欺负回去啊？”

傅砚深抢着说。

“能，当然能。”

“你和你娘等着啊，我病好了就去治他！”

三人面面相觑，都笑了。

一片融洽之时，管家却匆忙跑了进来。

“主君，顾斯寒来访。”

“他带着一纸婚书，不知是要做什么。”

7.

几日不见。

顾斯寒不仅不曾消瘦，反而壮了一圈。

除了那双冷淡的桃花眼，见到我和昭儿时，竟然有些波动。

他不屑地瞥了一眼。

“你们在这，倒还挺舒心的。”

“从前我也不曾亏待过你们母女，还没见过你们有这么神采奕奕。”

我蹙眉回敬。

“所以，你大驾光临，只是为了阴阳几句？”

“若是想要打嘴炮，我和昭儿都是死过的人了，不会被你刺激到，先不奉陪了。”

一旁的苏婠婠好奇地打量着我。

“姐姐，你不是嘴硬？”

“从前我只不过叫去了斯寒几次，你都在家窝火。”

“现在还不抓住机会，多和斯寒讲几句话？”

顾斯寒挥挥手，打断了她。

“她想和我讲话，我还不想张口。”

他取出包裹中的一张红请柬，放在了桌上。

“江月离，你既然已经不是顾家主母，我也另聘良人。”

“我和婠婠打算十日后成婚。”

“你和昭儿得空，过来喝杯喜酒。”

虽然早饭没吃。

但听到这些话，胃里还是一阵恶心往上翻涌。

一个父亲，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光明正大对别的女人示好。

我隐忍不发。

全身都气得发抖，恨不得上去给他两脚。

顾斯寒的余光扫过我，嘴角忍不住勾起一丝得意的笑。

“怎么？”

“刚刚不是还要送客，现在舍不得送了？”

“如果你愿意求我，我倒是可以给个偏房的位置，至于正妻，我今生只认婠婠一人。”

听到这话。

女儿淡定自若，冷静地走上前，收好请帖。

“顾家主君，我娘也要成婚了。”

“傅家主君待我和阿娘极好，我今生只认他一人当爹。”

“你的婚宴，我们不去，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嫌脏嫌臭。”

顾斯寒拧紧眉头，愤然起身。

“你到底是谁的女儿！”

“他就是个卖丝绸的破商户，你竟然认他当爹，知不知羞！”

女儿被吓了一跳，连忙躲在傅砚深身后。

我毫不退让，厉声回击。

“你算什么父亲？”

“都快把妻女折磨死了，你还有脸生气？”

“你倒是一介清流，用着我家的银子，喝着我家的香茗，讲着满口的仁义道德！”

傅砚深轻轻搂着我，生怕我气极坏了身子。

“顾斯寒，你也看到了。”

“纵使是一介商户，你也要持着令牌，称我一句傅大人。”

“我和月离正准备婚事，你不必再庸人自扰，天天臆想她们会来找你。”

“送客。”

几个洒扫家仆走了过来。

再不走，那可就是棍棒不认人的一顿好打。

顾斯寒泄了气，临走前还不忘再说两句。

“十日后，别找我讨要妾室茶。”

“顾家，你和没心肝的昭儿都回不去了！”

他前脚一走。

女儿后脚就拽着我和傅砚深的手。

“爹、娘，你们什么时候成亲？”

傅砚深刮了刮她的鼻子。

“傻孩子，不要逼着你娘去成家。”

“她刚刚才逃离了魔窟，心还不能安定下来……”

我咳嗽两声。

“哦，原来是不愿意娶了。”

傅砚深愣了一下，激动地起身。

“娶！”

“谁说不娶的！”

8.

两家婚宴都设在了十日后。

傅宅张灯结彩，各式各样的西域玩意铺设开来，犹如进了异域。

许多贵女纷纷来拜访，拉着我的手，笑着说。

“月离姐，你真是好福气啊！”

“你那没本事的前夫，想去坊铺采买最好的婚礼样品气你，结果傅郎点天灯，出价压得他喘不过气！”

“顾斯寒现在垂头丧气，正在铺子那里闹呢！”

“裁缝铺也不接受苏婠婠，觉得她抢了主母的位置，不配穿凤冠霞帔，只拿了妾室的粉色礼裙糊弄过去。”

“不知道婚礼当天，她会被笑话成什么！”

见她们笑。

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各位都是有脸面的贵女，当初我识人不清，求着你们吹了枕边风，竟然让他官至三品！”

“真是德不配位！”

为首的丞相夫人捂着我的手，打断说道。

“你放心，现在没有这样的好事了。”

“不过这个枕边风还是要吹的，毕竟杀妻杀女，只为讨好个罪臣之女，怎么可以深交？”

剩下几个夫人也点头称是。

“他天天自诩清流，连我家夫君都骂了！”

“这三品官，很快就是九品官了！”

我点点头，继续接待着他们。

可顾家又派人过来闹了。

这次，顾斯寒消瘦了一大圈，和前几日登门闹事的样子大相径庭。

“为什么裁缝铺会送给婠婠妾室的婚服？”

“一定是你暗中指使，都这个时候了，还想欺负她！”

“她究竟犯了什么错，你偏偏要这样对她！”

我厌恶地叹了口气。

“关我什么事？”

“我家是做盐茶买卖的，不是做裁缝的。”

“我没法控制人心，请回吧。”

顾斯寒突然就没了脾气。

他垂着头，眼角微微泛红。

“原来你真的不在意。”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轻易去嫁给别人？”

“你当初不选傅砚深，不是因为喜欢我吗，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利用？”

我又叹了口气，

“当然是利用。”

“你的官越大，他娘的性命就能保住。”

“这块平安玉佩，还给你，送给苏婠婠吧。”

这是顾家女主人的传家宝。

送出去，就相当于再也和顾家没有牵连了。

顾斯寒受伤地苦笑一声。

他不肯收下玉佩。

“其实，我心里只认你是顾家主母。”

“这几日，你不在家，我夜夜都睡不安稳，思念难熬，才找了许多借口来生事。”

“我自诩一介清流，可做事与泼皮无赖有什么区别？”

我点点头。

“是没区别。”

“你走吧，我绝不会回心转意。”

顾斯寒扯住我的衣袖，焦急地说道。

“月离，我发誓可以跟苏婠婠断了，绝对不会再让她来打搅我们！”

“你和昭儿只要肯回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嫌恶地甩开他的手。

“你也真是可笑。”

“我废了半条命出来，还要跑回魔窟？”

“再不走，我只能请人送客了，这么多贵女在场，你想闹笑话？”

9.

顾斯寒还是走了。

大婚当天，顾斯寒逃了婚，抛下苏婠婠，背着荆条跪在傅宅门前。

“月离，昭儿，我错了。”

“如果今日你们不肯回来，就彻底成傅宅的人了。”

“我舍不得，实在舍不得……”

他高高捧起我和昭儿爱吃的桂花糕，手上爬满了水泡和刀伤。

“我日夜研制出你们喜欢的吃食。”

“你们出来尝尝，好不好？”

他背上的荆条全部扎进肉里。

满身婚服浸润成暗红，淌了一地的鲜血。

任他怎么呼唤，我们都没能出去。

该喝酒的，就喝酒，该闹洞房，还是闹洞房。

顾斯寒举得手也酸了，也没吃饭，昏昏沉沉快要晕倒的时候。

身旁忽然传来脚步声。

他又惊又喜，笑着问，“月离，你们来了？”

“快来吃！”

却正对上苏婠婠哭花的脸。

她低声哀求。

“斯寒，我家虽然死罪免了，但是傅砚深却要圣上流放他们！”

“流放比死了还可怕，南岭到处都是瘴气，又闹了旱灾，要么染病死了，要么就是活生生渴死啊！”

顾斯寒恼羞成怒，摔了桂花糕。

“你有完没完！”

“你家人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你搞得我家破人亡，还好意思讲这些！”

“滚开！”

苏婠婠被推倒在地，悻悻走了。

顾斯寒看着染上泥污的桂花糕，眼圈红得厉害。

“真的留不住你吗？”

他忽然起身，策马向登闻鼓跑去。

举起鼓锤，敲出沉闷的“嘣嘣”几声。

“在下要告傅砚深强夺妻女，今日竟敢大方设宴，广而告之！”

“天道不公，害我妻离子散！”

可大理寺的官人，似乎早就有准备。

信使再次走出。

他卷开一席圣旨。

“天子有令，将江月离指婚花鸟使，其女记在傅家名下。”

“顾官人请回吧。”

顾斯寒跪在地上，久久不曾起身。

过了好久，他才再次执起鼓槌，敲了起来。

“我要状告清流顾斯寒，杀妻杀女，罔顾人伦，不配为人臣！”

“我要状告苏家全家老小，收受顾斯寒贿赂，拿取千金，收买官职！”

“我要状告苏婠婠，是为伥鬼，未婚勾引，妇德不检！”

他锤了一天一夜。

锤到民间无人不知他们的龌龊事。

天子震怒，下令让捉拿顾斯寒以及苏家人，全都秋后凌迟处刑。

在狱中，顾斯寒五次三番说要见我。

可我无一不推拒，只是将玉佩还给了他。

再隔了一日，官差来报。

顾斯寒盯着那玉，垂泪许久，最后吞玉自尽了。

至于苏家人，几乎都在恐慌中，茶饭不思，不到秋后，却尽数饿死。

傅宅天天都有新鲜事。

傅砚深打通西域许多商户，各种稀奇的香料和玩意数之不尽。

除了胡椒粉让我哭着打喷嚏。

我竟然再也没流过一滴伤心泪。

昭儿也是。

她不再像在顾府那般拘束。

反倒和男儿郎一样爬到墙上，惯会调侃我。

“墙头马上遥相顾……”

我嗔怪地盯着她。

身子被一阵暖流包裹起来。

傅砚深笑得温柔。

“恼了，有人要恼了。”

（完）